

引子

大明天启年间，陕西年年蝗灾，河南民变四起，辽东建奴骚扰不断，而朝中东林党和阉党互相攻讦，导致吏治腐败不堪，大明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

天启七年，天启皇帝误服丹药，驾崩于钦安殿，终年二十三岁。信王朱由检受遗诏登基称帝，改元崇祯。同年十一月，崇祯帝发配魏忠贤于凤阳守陵，途中又着锦衣卫将其绞死，磔其尸于河间。此后，大肆启用东林文士，铲除阉党，处死同谋近侍者二百余人，把持朝政八年之久的阉党自此土崩瓦解。

而东林一党趁势而起，以纠弹阉党为名，暗中清除异己，天下所受牵连者数以千计。由于东林党多为江南绅士，尤以金陵，苏州为甚，可谓血雨腥风。

这一年，邵思萍刚过三十岁。

天上冷月高悬，四围风滕虫沸。

又是一个深秋之夜。

荡着弥漫在秦淮河上的丝管之声，一扇破旧的乌船从东面缓缓划过来。邵思萍坐在船上，看着远处斑斓明黄的灯火和若隐若现的勾栏金舫，不自觉叹了口气。每次来到金陵，他都震惊于它的繁华，尤其和民生凋敝的北方相比，更显奢靡，仿佛其从来没有经历过灾乱一样，在摇摇欲坠的大明显得尤为刺眼。邵思萍有些嫉妒，他的家乡从没有这样的夜晚，没有混杂着脂粉香的气息，更没有擅画梅兰竹的女子，那里只有衣衫褴褛的村民和随处可见的白骨。

小船徐徐滑动，转过一个渡口之后，停靠在了窄窄的水道旁边，邵思萍回过神来，站起身，扭头看了眼艄公，犹豫了下，拿起刀下了船。前方是一条破旧小巷，逼仄幽深，蜿蜒在一片居住院落中间。此刻正值酉时，月光透过光秃的树枝，洒落在墨青的石路上，整个街道里空无一人，不知从何处零星传来几声男子的叫骂声，邵思萍摇了摇头，穿街过巷，最终停在了的一座二层小楼前。

小楼是典型的吴派风格，重脊高檐，白墙黛瓦，朱漆大门，建造的颇为雅致。门的两旁贴着一副楹联，左边写的是：山月不知心里事，右边是：水风空落眼前花，这是温庭钧的梦江南。温庭钧一生恃才傲物，郁郁不得志，其诗词多写闺情之怨，以此词作联，这家主人看来也是性情中人。邵思萍盯着门联，眼中露出一丝黯然，许久之后，缓步上前，抬起手先是重重敲了三下，紧接着又轻敲了两下门，过不多时，门内隐约传来窸窣窸窣的下楼声和脚步声，“咚咚”门里传来两声细响，邵思萍毫不犹豫地又敲了三下，之后只听得“吱呀”一声，门缓缓打开了，出来的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看起来约二十七八的样子，几乎没有上妆，头发也随意的扎在身后，看着门外的邵思萍，目光清冷。

邵思萍有些惊讶，他没想过这家主人会是一位女子，更没想到会是几年前暖香阁里颇有盛名的歌妓一顾若溪。来之前他只曾和她写过两次信，信里的字体是典型的宋燧小楷，字里行间透露着洒脱和自傲，邵思萍只觉得这个人字体虽然婉转纵逸，笔力却稍显不足，以为是个落第的书生秀才，哪里想到会是顾若溪。十几年前，邵思萍年少之时，曾经因为一个人而特别喜欢琵琶，而顾若溪的琵琶称得上金陵一绝，那时候她正是五陵少年争缠头，红的不得了，算是暖香阁的花魁，平时喝的是五两银子一碗的雪山芽洱茶，穿的是扬州屏丝坊的烟纱，轻倚朱栏，恍如仙子一般，没有十几两银子，旁人休想听她一曲，更别提做她的入幕之宾了。邵思萍当年只是个穷困潦倒的胥吏，偶尔来金陵办差，也只能远远的在楼下蹭着听。再后来他事务缠身，加之心事沉重，也就没有再去听过。

“公子可是觉得小女子不妥？”顾若溪看着邵思萍直直盯着自己，闪过一丝愠怒，淡声问道。

邵思萍回过神来，尴尬一笑，解释道：“怨在下孟浪了，我只是不曾想到通信之人乃是姑娘，更不曾想到姑娘会寡居于这等贫寒民区，请问姑娘何时离开的暖香阁？”

“怎么，公子可是信不过一个青楼女子？觉得妾身用燕大人一家的消息欺瞒于你？”顾若溪听后反而讥讽道。

邵思萍不知道她如此敏感，竟然脱口说出燕大人的事宜，皱了下眉，转头望了望四周，好在四下里并无他人，邵思萍望着顾若溪，也不答语。

顾若溪自知失言，脸上浮现一抹红晕，沉默片刻，打开门，侧了下身子，道："公子进来吧"。邵思萍点了点头，走了进去，顾若溪随即关上了门。

二

屋子里灯火摇曳，映照出两个忽明忽暗的身影，如梦似幻。

邵思萍端着一大碗白饭，时不时夹一些青菜熟肉津津有味的吃着，他之前一个人住，很少自己做饭，经常是在衙门里随便对付，这次来金陵也是星夜兼程，路上免不了忍饥挨饿，今天才堪堪赶到，还没来得及吃饭，这菜肴虽然不是大鱼大肉，但是做的精致可口，邵思萍吃的亦不乐乎，丝毫不在乎自己的仪态是否雅观。

顾若溪坐在对面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颇为好笑，面容逐渐缓了下来，静静打量着邵思萍。邵思萍长得既不高大，也不俊雅，长脸瘦削，颧骨高耸，高阔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一脸的落拓之气，她注意到邵思萍满襟风尘，衣衫陈旧，知道他肯定是马不停蹄赶过来的，顾若溪感动之余也觉得颇为讽刺，她没有想到最后肯为燕大人一家出头的只有一个青楼女子和一个刀笔小吏，而燕大人当年那些个知己好友像是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漠不关心，这个世道是真的变了。

"顾姑娘，麻烦你说一下燕大人一家的情况吧。"邵思萍终于吃完了，用衣袖擦了擦嘴，将碗筷放置一旁，回归正色道。

"嗯，我最近已经动用了之前的所有关系，因为必须要暗中打听，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只知道燕大人是涉及阉党而遭到陷害，不久后他的府邸便莫名走了水，燕夫人和他的女儿全部被烧死了。这件事知情人太少，而我离开暖香阁已经很久了，要是三年前可能还好点。"顾若溪缕了下头发，声音显得非常无奈。

"官府那边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就没有什么说法？"邵思萍不由得问了一句。

"我已经托人问过多次，他们只是推说正在调查，暂无线索，后来听说要按照柴房失火一由定案。魏忠贤都死了，皇上又正在清除阉党，他们避嫌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关心这事，十有八九根本没查。"顾若溪嘴角微微一翘。

邵思萍听了之后，若有所思，说道："看来我们首先就是调查清楚此事了，除了官府之外，你知不知道金陵城谁最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应该是雷九棠了，他是界面上有名的地头蛇，金陵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知道一二。"顾若溪这一段时间很明显是下了一番功夫。

"好，既然暗中查了这么久都没有结果，不如明日我们就光明正大的会会他吧。"邵思萍不假思索道。

"可是据说这位雷爷为人心狠手辣，不是那么容易打交道的，如果我们贸然上门，动静太大，很容易走漏风声，不如找个等待合适的机会，慢慢搭上关系之后再做打算"，顾若溪秀眉一皱，不太同意。

邵思萍闭起眼睛，思考起来，以他当差十几年的经验，他知道即使燕大人一家死于火灾，官

府也要派军巡铺和火兵仔细排查，查明起火原因，对下要张贴安民告示警告四邻，以防存有隐患，对上也要详细禀报，否则上级官员很可能治他"治安不力"之罪，写入官员考评之中。所以官府断不至于如此草率结案，除非他们接到了上级官员的命令，这事情背后绝对有高级官员插手。另外，顾若溪在青楼都打探不出消息，这种情况，要么说明知情者太少，要么说明凶手势力太庞大，无论是哪个，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而邵思萍自己一个陕西小吏，顾若溪一个过了气的歌妓，何时才能与雷九棠认识，而且即便认识，雷九棠不知何时才能告诉他们这些事。与顾若溪不同，这一次金陵之行他早已预料到凶险万分，燕纶一家对他恩重如山，就算金陵是龙潭虎穴，这一趟他必须要来。

许久之后，邵思萍缓缓睁开眼睛，吸了口气，一字一句说道："放心，我绝不会让他走漏风声！"顾若溪听出他话里的狠绝，知道他打定了主意，无法再劝，何况她也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太可行，只是没想到第一步他们就如此被动，她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仍然难免有些惊慌。

邵思萍看出顾若溪神色不安，叹了口气，说道："明日我自己去就可以，你就别露面了。"

顾若溪犹豫了下，最终摇了摇头，"这时候露面与否已经不重要了，你我无论谁失手被擒住，另外一个人也绝对走不出去，与其在这里担惊受怕，不如一起出去面对，毕竟这金陵城我比你熟悉。"

听了这话，邵思萍有些佩服，他不知道顾若溪到底受了燕大人什么恩情，她自己也从不提，但是从这一句话，他知道她把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了，女子尚且如此，何况男儿乎？邵思萍心底顿时生出一股豪气，这一次，他就要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在这浊世之中留得一丝清明。

邵思萍露齿一笑，说道："好，就让咱们一起看看这背后究竟是何人所为！"

三

邵思萍找到雷九棠的时候，此人正在一间茶馆里听白局，顾若溪之前打听得知每天的辰时到巳时之间，雷九棠经常在这听曲。

进去茶楼，只见大厅中间的戏台上站着一个三十岁许的妇人，面容普通，正在唱的是白局里的经典曲目「金陵四十八景」，这妇人嗓子柔媚明亮，犹如黄莺出谷，直听得雷九棠摇头晃脑，手指不住的敲打着桌子，醉在其中，一旁的顾若溪也是连连点头，邵思萍既不精于音律，也不懂金陵老话，一句也听不明白。约过了盏茶功夫，只听那妇人唱道："六朝烟柳伴风华，燕子矶上灯如霞，雨花石里寄思情呀，秦淮河月莫非她，啊哈~啊~"最后一句忽然拔起，声音又高又尖，直至最高处时戛然而止，只剩下余音袅袅。

好一会儿后，顾若溪才回过神来，挤出一抹笑容，来到雷九棠旁边，柔声喊了声雷爷，跟他聊起天来，一边评论这妇人的唱腔，一边夸起雷九棠的品味高雅，不露痕迹的转到雷九棠的武功和江湖名望上，称自己久闻雷爷的侠肝义胆，武功高强，金陵城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逃不过雷爷的火眼金睛，听得那雷九棠喜笑颜开，时不时的回上几句，他也听说过顾若溪，不过顾若溪当红之时，他还在忙着争势夺利，尚未有今天之名，后来顾若溪容颜衰老，他也就没有留心过了。今日听说顾若溪已经离开暖香阁，调笑说她从良太早，可惜当年没有机会一亲芳泽。两人在那绕了好久，顾若溪终于提起正事来："雷爷，我今天来是求您件事，您可千万帮帮小女子"。

雷九棠挥了挥手示意那妇人离开之后道："但说无妨，不过雷爷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我听说顾姑娘琵琶之技颇有盛名，我呢，也粗懂音律，希望有机会与姑娘秉烛夜谈，岂不是美事一桩。"说完大有深意的看了顾若溪一眼。

顾若溪微微一窒，接着抿嘴笑道："小女子也想为雷爷长谈一曲，不过我已经离开青楼久矣，技艺早已生疏，恐怕不能献丑了。好在这些年我也攒了一些细软，这里有三百两银子，"边说着，顾若溪拿出一包银子放在了桌子上，"只想问问雷爷，半年前寒食节前后，淮南坊都察院左经历司燕纶一家被大火全部烧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雷九棠听到"燕纶"的时候脸色瞬间变了一变，这一幕被邵思萍捕捉到，心里顿时有了主意，当下不动声色的站在旁边，看雷九棠如何回答。

雷九棠思考了片刻后答道："这件事情我也早有耳闻，听说连燕纶的小女儿都没能逃出去，真是可怜。不过，淮南坊并不是我的地盘，我也不太清楚，谁知道是因为什么走的水？看在这银子的份上，我可以给你说一个人，千臂猿沈重南，他就住在淮南坊，这件事他比我清楚。"

顾若溪听了之后，从衣服里又掏出几锭纹银，放在桌子上，恳求道："这里是妾身全部的积蓄了，雷爷您大仁大义，请您帮帮妾身。"

雷九棠看了眼桌子上的银子，叹道："顾姑娘，非是我肯帮忙，而是我真的不清楚。虽说这金陵城地处南方，可是秋日里天气还是比往常干燥许多，柴房起火也是常有之事的。"

顾若溪听了，抓住雷九棠的手臂，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开始软磨硬泡起来。雷九棠毫不客气的搂住了她的腰肢，举止颇为轻佻，只是嘴里仍是推说不知情，让她找别人打听。

邵思萍站在一旁，惊讶于顾若溪现在的样子，知道她这种方法对这种老江湖不起作用，走上前去，推开了雷九棠的手，将顾若溪拉到了身后，抱了个拳道："还请雷爷指点迷津。"

雷九棠转过脸来，面色阴冷下来道："乡巴佬，你可知道老子是谁？"

"雷爷号称九爪神鹰，八年前凭借一手精纯的少林鹰爪功分别击杀了当时的马帮帮主陆沙平和帮里的四大金刚，这金陵城的贩夫皂隶，勾栏娼优无人不敬您三分。所以我相信雷爷您一定知道此事。"

雷九棠仔细打量了一番邵思萍，见他衣衫破旧，面目粗糙，没看出什么名堂，哼了一声，"老子不知道什么你的狗屁事情，拿起你的银子赶紧滚！"

顾若溪脸色发白，连忙想拉开邵思萍，却哪里拉的动？邵思萍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手，回头示意她松开，上前去拿起了银子。顾若溪刚松了口气，就看到邵思萍把银子砸在了雷九棠的头上。

雷九棠勃然大怒，跳起身就是一个飞脚，邵思萍侧身躲过，却不曾想这是虚招，雷九棠手指扣紧，抓向了她的眼睛，邵思萍赶紧退后仰头，感觉到左脸一阵火辣辣的疼痛，用手一摸，感觉被抓出了几道血印，知道少林鹰爪功名不虚传，不敢大意。雷九棠见这一招没有立功，当即使出一招青龙探爪，抓向邵思萍的胸口，邵思萍识得厉害，一闪身让开抓势，身子直欺了过去，双拳"呼呼"打出，雷九棠听得拳风激锐，身子微微一偏，正要换招，只见邵思萍肩膀使出寸劲，一招推窗望月，将雷九棠摔了出去。雷九棠"噔噔噔"后退了三步才站稳，脸色涨红，大喝一声，纵身一跃，凌空飞起，双爪直朝邵思萍头部，邵思萍暗暗运气，不退反进，双腿发力，凝手一拳奔向雷九棠的面门，雷九棠看出破绽，中途变招，右手反抓回臂，左手顺势扣住邵思萍的手臂，手上用力抓了下去，将衣服抓烂之后，却见衣服之下只有几道极浅的红印，愣了愣，紧接着肋骨剧痛，手上劲力顿时一消。邵思萍收回右腿，抽出来手，一拳打碎了雷九棠的鼻梁，雷九棠顾不上擦血当下一个懒驴打滚，刚站起身，眼睛一花，只见邵思萍抄起一旁的椅子砸在他身上，将其砸翻在地，接着只听到"咔嚓"一声，膝盖骨被邵思萍一脚踢断，雷九棠一声痛吼，双手撑地想强行起来，邵思萍拽住他的右手，用力一拉，卸掉了关节，这下雷九棠再也站不起来了。

邵思萍弯下身来拍了拍雷九棠的肩膀，扭头对着顾若溪笑着道："这下雷爷要告诉我们了。"

四

顾若溪知道邵思萍会一点武功，却没想到这么厉害，几个回合就将这个有名的狠角色打倒了。她看着大厅内满地狼藉，叹了口气，恢复了平静，目不转睛的看着雷九棠。

雷九棠也是颇为硬气，强忍住痛，嘶声道："真没想到这年头还有人身怀十三太保横练硬气功，老子认栽了，说吧，你都想知道什么？"

"燕纶府邸失火案的详细情况，这到底是何人所为，以及所为何事？"

"何人所为，我并不知道，不过，寒食节的前天晚上，我手底下的一个伙计寅时左右在淮南坊见过春雨楼的四大护法，而卯时燕纶家里就失了火，大火足足烧了一个时辰，巡城都尉才带着人匆匆忙忙过来扑灭了余火，清理现场时，在房间里发现了燕纶夫人女儿连带几个家仆的尸体，将其带回了衙门，请了仵作过去验尸，得出来的结果是一家子熟睡中被火烧死，至于满屋子人为何没一个跑出来，仵作猜测或许是因为误吸过多火烟所致。"说到这里，雷九棠顿了一顿，看了眼邵思萍，继续道："可是，事实是那仵作被下了封口令，他后来跟我悄悄说过，那几个家仆面目扭曲，一看便知是被活活烧死，而那夫人和女孩则身上有多处兵器留下的伤痕，最后心口处均有一处致命伤，是被人先杀死后扔进火里的。所以，我不知道谁干的，不过应该与春雨楼有着莫大的联系。"

顾若溪在旁边听了燕家的悲惨遭遇，想象到当时的惨状，眼睛一红，低声啜泣起来，邵思萍沉默一会儿，冷冷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雷九棠道："这我就知道了，我只是金陵城的小崽子，哪里敢打听春雨楼的事情？不过嘛，燕纶刚出事，他家就被人灭了门，连春雨楼四大护法都动用了，要是我猜，这绝不是普通的江湖恩怨，多半涉及到朝政之争，那我更不敢去查了。"

"请雷爷说说春雨楼和四大护法吧，越详细越好。"默然半晌，邵思萍面无表情的问道。

雷九棠深深望了邵思萍一眼，什么也没问，过了一会儿说道："春雨楼是由江南第一剑楚宫潺所创，属下设四大分堂十二分舵，足有数千帮众，十年之间，陆续击败了惊蛟会、落日堂、生死盟，一跃成为金陵城第一帮派，在整个江浙也是赫赫有名。道上的老人都知道春雨楼与官府往来密切，和江南的许多富商贾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府暗中一直扶持他，他也经常替官府处理一些不上台面的事情。"说到这里，雷九棠顿了顿，脸上闪过一抹异色，继续道："至于楚宫潺本人，我没有接触过，只是听说此人杀伐决断，行事高深莫测，御下也颇有手腕，除了剑术极高外，文采也是上佳，会写诗填词，经常与一些官员互相唱和，在朝廷与江湖上混的是游刃有余。除他本人以外，春雨楼也从江湖招买了许多武功高强之辈，其中以四人为首，分别是混元剑函广术，烈火枪童巴栾，圣手书生吕钦文和勾魂镰郁居衡，这四个人是楚宫潺的左膀右臂，帮他分担春雨楼的外事。这四人均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一流高手，却甘心当楚宫潺的爪牙。老大函广术沉默寡言，痴迷于剑道，武功仅次于楼主楚宫潺，位居四人之首。老二童巴栾凶残好色，十分霸道，早年混迹于西北大漠，后来轻薄了飞沙万里盟少盟主未过门的妻子，被迫来到了关内，进了春雨楼，投靠了楚宫潺。老三吕钦文早年间是个读圣贤书的秀才，后来进京赶考，途经四川之时阴差阳错被千手如来唐焕挑中做了徒弟，精通下毒和暗器，为人精明干练，经常替楚宫潺出谋划策。老四……"

邵思萍静静地听着，不再言语，大约过了一炷香，邵思萍站起来，向雷九棠抱了个拳，转身招呼顾若溪离开，顾若溪指了指地上的雷九棠，不放心道："你不怕他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他不会，他的伤至少也要一个多月才能好，如果他还想做他的地头蛇，就绝不会说出去。"
邵思萍沉声道。

五

白天的秦淮河不同于晚上的妩媚，更像是一位洗尽铅华的妇人，在这清寒的烟雨中显得慵懒极了。

顾若溪一身缟素，白缎薄衫，青丝顺肩而下，只簪一朵白兰花，满面清泪，手里捧着几炷香，哽咽道：“秋寒雨骤，此情何以寄，只恨这，天涯远，三载悠悠梦同游，应是醒于今。”

邵思萍看着顾若溪泣不成声的样子，心中满是酸楚，叹了口气，从顾若溪手中接过香，拜了三拜，放进香炉。

过了一会儿，邵思萍温声问道：“既然已经知道是春雨楼所为，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顾若溪抹了抹泪，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春雨楼我们惹不起，就算是报官也没用。”

邵思萍眉毛一挑，不假思索道：“那我们就自己管了。”

顾若溪道：“自己管？我一个青楼女子，你一个不入流的仓吏，怎么跟他们斗？又如何斗得过？”

邵思萍涌起一丝不悦道：“斗不过就不管了么？这事你要是不管，我自己管。”

“我几时说过不管？接下来怎么做你有办法吗？你要是有的，不妨说说，小女子洗耳恭听。”顾若溪瞪着邵思萍。

邵思萍受不得激，脱口而出道：“他们几个高手在一块儿，我们当然没办法对付，但是只要找到机会，我们就可以各个击破！”

顾若溪哈了一声，讥讽道：“怎么各个击破？是啊，最好楚宫潺让你一个一个杀进春雨楼，把那四个高手也挨个叫过来站在你面前，让你都杀了？再说了，就算站在你面前，你的武功能杀得了他们么？”

邵思萍听了这话，怒气再也压抑不住，嘿嘿冷笑道：“只要你顾姑娘拿出今天的样子，杀了四大护法未见得有多难，你如要把妓院学到的那些本事全部施展出来，即便杀掉楚宫潺也未必没有可能。”

听了这话，顾若溪如被重重敲了一击，身体摇摇欲倒，脸色煞白，颤抖的指着邵思萍，气的一句话说不出来。

邵思萍升起一丝内疚，意识到自己说的太过分了，赶紧过去扶住了顾若溪，想要解释几句。熟料顾若溪一把推开了他，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恨声道：“我知道青楼女子出身低贱，卖笑为生，以色娱人，你们对我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打心里看不起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要做歌妓的，我从小就被卖到了人贩子手里，又被他们养做瘦马卖到了妓院，当了整整十一年歌妓！我反抗过，我逃跑过，最后还是被一次次抓了回来，我有什么办法，我熬不

住，我只能选择活下去！我恨这具女儿身，我恨我不是男子，我恨他们把我卖来卖去，我恨我连名字都不能保住！是，我早就不是清白的人了，可是照样比起你们那些满嘴谎话，心里肮脏的伪君子强多了！”

一席话说的他面红耳赤，邵思萍没想到她身世如此悲惨，心中顿时惭愧不已，慌忙说道自己并非此意，只是生气之后逞一时口头之快。邵思萍一向不会哄女孩子，说的越多，顾若溪反而哭的越厉害了。顾若溪恼他甚深，见他这样也不领情，哭着跑上了二楼。

邵思萍听着楼上隐隐约约传来的啜泣声，内心颇为自责，他这人心胸总是不够宽广，所以有时说话尖刻伤人，虽然这些年已经尽力在改，偶尔也会故态复萌，他叹了口气，也不好意思追到人家闺房去，只得先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思考接下来的打算。

春雨楼势力如此强横，又是金陵的地头蛇，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燕家妇孺，可是他们却在杀了他们之后，又一把火烧了府邸，不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是另有所图。除了楼主楚宫潺之外，春雨楼也只有负责行动的四大护法了解内情了，所以邵思萍必须得找他们。以他的武功，勉强可以对付吕钦文或者郁居衡，看来还是要以此二人为目标才行。据雷九棠说，这两人平素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厮混，所以务必要仔细调查他们的行踪轨迹，寻找他们单独行动的机会。邵思萍翻来覆去想了许多办法，可是每一种他一个外地人都难以办到，最后知道此事多半还是要借助顾若溪。可是现在他刚刚得罪了顾若溪，也不清楚顾若溪什么心意，何况，邵思萍已经知道这件事难以善了，中间定然危险重重，顾若溪一位弱女子，他不想让其陷入太深。

想到这里，邵思萍忽然发现楼上不知何时没有了哭声，转过头去，发现屋外落日沉没，天色竟已渐渐黑了，他肚子里忽传来几声咕噜声，今天体力消耗巨大，他早早的就饿了。邵思萍发现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没人做饭，顾若溪看来是不会下来做饭了，他也拉不下脸去请人家，好在这么多年独自居住，他也会做一点点，虽然味道肯定比不上顾若溪做的，不过填饱肚子是绰绰有余了。

想通此节，邵思萍点了几只蜡烛，照亮整个房间，卷起长袖，去厨房开始噼里啪啦忙活起来了，大约半个时辰后，厨房飘来阵阵香气，只见邵思萍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出来，一路直接上了二楼，在门外犹豫了下，敲了敲门，喊道：“顾姑娘，今天你也累了一天，想必已经饿了，我刚做了点饭，放在门外了，你出来吃点吧，就算我向你赔不是了。”邵思萍弯腰将碗放在地板上，没敢多做停留，转身下了楼。

过了好一会儿，顾若溪慢慢打开了门，眼睛肿的跟桃子似得，看到地板上热腾腾的素菜汤面，眼神有些复杂，她当了十余年歌妓，喜欢过她的人数不胜数，给她写诗填词的大有人在，她自己也有过心仪的人，可从未有哪位男子给她做过一次饭，一碗面，他们都是远离庖厨的。

顾若溪想了一会儿，端起碗回到了屋里。邵思萍在楼下一直偷偷听着，听到顾若溪端着面回屋的声音，提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心里的愧疚减轻了许多。

六

秋风萧瑟，吹走几个月夜，只留下这满是霜凉的人间。

邵思萍一觉睡到天亮，刚起来就看到厅堂桌子上丰盛的早餐和来回忙碌的顾若溪。她今天很明显仔细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件淡紫色的长袖襦裙，裙幅处用鹅黄色的丝线绣着一只只雀鸟儿，腰间用粉丝系成一个蝴蝶结，显得身段颇为高挑。一头青丝竟绾成了双螺髻，斜插着一只翠色的玉簪子，黛笔画出柳叶眉，衬得明眸如秋水，冰肌玉骨，面似桃花，好一个美丽的女子。

邵思萍眼中闪过一丝惊艳，这么多过去了，顾若溪仍然美得不可方物，尽管她的眼角已经出现了一些细纹，手也不再像从前那般光滑细嫩。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细微的痕迹，也同样给予了她淡雅从容的气质，相比于从前的冷傲，邵思萍更欣赏现在的顾若溪，真实而不做作。顾若溪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微微一笑，温声喊他吃饭。邵思萍尴尬的点点头，转身走到院子里的方井旁边，摇动辘轳打上来一桶凉水，弯下腰从桶里捧水洗脸时，看到自己满脸油腻，胡子拉渣，凌乱的头发已出现几缕灰白，他不禁感慨这岁月毕竟也是不公平的，这么多年过去，他邵思萍得到的也只有这一身的落寞了。邵思萍苦笑着叹了口气，浸湿了头发细细打理了一番，才回到厅堂。

邵思萍一边吃着皮肚面和汤包，一边犹豫着是不是要给顾若溪再道个歉，下定决心刚要说话，顾若溪忽然开口道："我仔细想了想，你说的没错，凭我们两个要想给燕大人一家报仇，就只能各个击破，而且起码要找四大护法下手。"

邵思萍见她绝口不提昨天之事，也不好再说出来，只能说出自己的打算："是啊，所以必须打听清楚他们四个人的行动踪迹，趁他们四个人分开的时候，抓住其中一人，撬开他的嘴，问清楚他们究竟所为何事，然后再做计划，我觉得这或许才是我们的转机。"

顾若溪点点头，表示同意："那你认为我们先从谁下手比较合适？"

邵思萍不假思索道："我的武功估计和吕钦文相若，所以我们首选郁居衡，吕钦文次之。"

"好，我需要做什么？"

邵思萍狠了狠心道："麻烦姑娘能够尽快打听清楚这几人的日常活动，他们平时都做什么，在哪吃饭，有甚嗜好等。"说完加了一句解释："我是外地人，很难办到这些事情，只能麻烦姑娘了。"

顾若溪思考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怎么做了，容我几日，我一定打听清楚。"

邵思萍听后大喜："那邵某谢谢姑娘了。"

顾若溪随即放下碗筷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出去打探消息，这几日邵公子最好不要露面，在这里等我消息便是。"说完也不等邵思萍答应就起身朝外面走去，待她刚要迈出门时，背后缓缓传来一句："此事非同小可，还望姑娘小心，务必保护好自己。"顾若溪听后身子顿了顿

一下，毫不停留地走了出去。邵思萍看着她的身影渐行渐远，叹了口气，起身收拾起碗筷，进了厨房。

落日时分，邵思萍刚做好晚饭，顾若溪从外面回来了，邵思萍给她盛了碗面，放在她前面，期盼的看着她。顾若溪摇了摇头，说第一天只是去见了见故交好友，攀攀交情，并没有谈到这些。邵思萍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知道要打听出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下也不再问。两个人开始吃饭，顾若溪毫无说话的意思，邵思萍也闷声不响，吃过饭后，顾若溪开始收拾碗筷，邵思萍不好意思再待下去，返回自己屋里休息。

一夜无话，第二天顾若溪又一大早出去，这一次，宵禁前一刻才匆匆忙忙赶回来，脸色非常难看，邵思萍照例给她盛了碗面，轻声问她怎么了，等了半天，顾若溪才吐出一句："吕钦文和郁居衡此刻都不在金陵境内。"

邵思萍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到底怎么回事。

顾若溪说道："前段时间，有个钱大人来金陵公干，回京途中要绕道河南，楚宫潺派他们两个一路护送钱大人，以防有贼人作乱，两个人已经走了七八天了，这时候怕是已出了江苏地界。"

邵思萍不禁问道："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顾若溪摇摇头："不清楚，听他们说一来一回至少也要将近一个月。"

邵思萍沉吟片刻道："应该不止，京城规矩繁多，他们免不了滞留京城应酬一番，这样算来，等他们回来估计要一个半月了。"

顾若溪道："那我们怎么办？要等下去吗？"

邵思萍长叹一声，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别忘了雷九棠，他如果伤势恢复了，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春雨楼的，我们必须尽快下手。"

顾若溪听完默然不语，邵思萍也不再说话，两个人陷入自己的沉思中，过了半晌，邵思萍首先开口道："看来我们只能找烈火枪童巴栾了。"

"可是据雷九棠说童巴栾的武功高出吕钦文不少，你能对付得了他吗？"

邵思萍苦笑一声，无奈道："不论如何，我总得试试。"

"我明白了，我明天再去打听，你等我消息。"过了一会儿，顾若溪缓缓吐出一口气。

七

三天后。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亦如往常一般充斥着爱恨情仇。

邵思萍和顾若溪相对而坐，满心惆怅。邵思萍忽然抬起头看着顾若溪，说道："顾姑娘，你真的要这么做么？你做的已经够多了，你不懂武功，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一个人就行。"

顾若溪摇摇头道："童巴栾武功太高，单凭你一个人我放心不下。"

"可是到时候动起手来，我控制不住场面，很容易伤到你，太不安全"邵思萍反驳道。

"安全？这时候哪还有什么安全？要是为了安全，我又何必费尽心思联系到你。"

"今时不同往日，你已经做的够多了，没必要冒这个险。"

"劝我不冒险，那你呢？你当初完全可以不回信的，仍然当你的差，过你的生活，找个合适的时候娶妻生子，谁也不会知道。"

"娶妻？我不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衙差，谁会把女儿嫁给我？"邵思萍哂然一笑。

顾若溪道："至少你不用像现在这样豁出自己的性命。"

听了这话，邵思萍脸上涌现出一丝回忆，道："我十岁那年，陕西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村里好多人都饿死了，燕大人当时刚刚升迁陕西副使，上任途中路过我们村，正好救了我，将我带到了他们家，养了我整整三年，燕大人调往金陵之前还特意把我安排进了衙门，后来更是给县令写信，推荐我做了仓吏，给了我一口饭吃。所以，我跟你不同，燕家对我恩情太重，我不能不还，不能不来。"

顾若溪沉默片刻，轻轻说道："燕大人救了你的性命，对你是有大恩。他也想尽办法从刑部要来了特赦文书，将我从暖香阁赎了出来，安置于此。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

邵思萍露出一缕好奇，问道："特赦文书？你当初不是被卖到暖香阁里的吗？"

"我最后一次为了逃跑，伤了当时的按察使陈链。"顾若溪若无其事的解释道。

邵思萍不禁想起来前几天的事情，不知如何安慰她，尴尬的转了话题："既然如此，我便不再多劝了，姑娘明天可有对策？"

"童巴栾大概戌时左右会去兰婷院，我会以陪酒唱弹的名义过去，可能先弹奏几个曲子，然后和苏妍妍一起多劝他喝酒，到他喝的差不多了之后会找借口开一下门，你看到之后就可以上来了，只是我有些担心他会不会看穿"。

"应该不会，据你的消息，此人虽然精明，却特别好色，你又是以弹琵琶为名，他不至于怀疑你。"

"那就好，你为什么不让我在酒里下毒呢？"顾若溪很是不解。

"没用的，这些人都是常年刀尖舔血的江湖老手，这些伎俩瞒不过他们的。"邵思萍耐心解释。

"那好吧，你还觉得哪里不妥么？"

"这个苏妍妍可靠么？"

"放心吧，她是我的好姐妹，曾经受过我一份恩情，而且我并没有告诉她我们的事情，只是跟她说，最近手头银子有些不够花了，迫不得已需要重新接一次客。"

邵思萍不禁赞赏道："说得好！姑娘真是冰雪聪明！"

顾若溪白了他一眼，问道："还有其他的吗？"

"只有一点，为了防止你到时候无法脱身，无论姑娘是否来得及发信号，我都会在你们入房的一个时辰之后上来，请姑娘务必记住。"这一句，邵思萍说的十分郑重。

"嗯，我记住了。"顾若溪也肃然道。

"好，时间不早了，顾姑娘早些歇着吧，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邵思萍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

"你也早点睡吧。"顾若溪知道从明天开始，他们再也不会有这样平静的生活了，他们要制造一场风暴，也会被风暴卷入其中，稍有不慎，就会葬身于此。她看着邵思萍一步步离开厅房，猛的感觉心跳一阵加剧，控制不住自己，急忙喊住了邵思萍。

邵思萍转过身看着她，一脸不解。

顾若溪脸上略过一阵慌乱，声音有些不自然的问道："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童巴栾喝多之后，你能有多大的把握？"

邵思萍想了想，道："童巴栾是一流高手，又是大漠出身，酒量想必是极好的，你们两个灌不倒他的，"说到这里看顾若溪脸色不好，又转口道："不过，他喝了那么多酒，身手必定不如往日，加上女子闺房狭窄，长枪不容易施展，我还是有些机会的。"

"你知不知道你可能会死的。"顾若溪明显听出了邵思萍话里的含义，良久后，幽幽吐出一句。

"这世上有谁会不死么？"邵思萍闻言怔了怔，侧过头看向窗外，露出一丝寂寥之色。

顾若溪沉默了片刻，忽然咬了咬牙说道："如果，我是说如果，此次我如有不测，还请公子

事后将我尸骨火化，洒在城外的那片桃花林即可，我生前受人所轻，死后不想再被虫蚁所占。

邵思萍听了眼神一暗，也对她说道：“邵某记下了，如果明天我死了，烦请姑娘修书一封寄往陕西商州，告知，告知…”，说到这里，邵思萍忽然住口不说，半天后叹了口气，挤出一丝笑容改口道：“算了，我希望临死前，姑娘能够告知你的真名，也不枉我们相识一场。”

顾若溪抬起头看着邵思萍，柔黄的灯火照在他的脸上，只是几日时间，邵思萍仿佛更加消瘦了，脸颊有如刀削，双鬓灰白，神情愈发的沉郁，但是不知为何，此时的顾若溪却莫名觉得邵思萍有些温暖，因为这一刻她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坚定。顾若溪心中一暖，温柔的笑道：“好，我一定告诉你！”

邵思萍看到她略显羞赧的模样，眼中闪过异样的光彩，微微一笑，转身离开了厅房。

八

十里秦淮河，华灯溢彩，竹乐笙歌，画船歌女，桨声欸乃，除了这日益厚重的秋风外，惊不起人们心里一点波澜。

童巴栾哼着小曲儿，不慌不忙的走在繁闹的街上，心情很是不错，这一天的差事终于办完，他又可以出来快活快活了。平时在春雨楼整日跟函广术呆在一起，这个人木讷寡言，规矩甚多，让在大漠里自由惯了的童巴栾浑身都不舒服。此时，他估计函广术肯定又呆在家里不吃不喝研究那个从惊蛟会抢来的剑谱残本，这人嗜剑如命，每日的生活如同苦行僧一般枯燥无味，虽然武功上胜他一筹，可哪有他童大爷逍遥潇洒，武功固然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女人也是他们的温柔之乡，这呆子怎么会明白？想到这里，他嘴角一翘，哼了一声，大摇大摆的前往秦淮河。

要说这金陵城里哪一点让他感觉满意的话，就是这江南的女人，她们皮肤洁白细嫩，如雪如玉，远比大漠里风吹日晒的女人强得多，他最近就迷上了兰婷院的一位小娘子，每天晚上都要去那里歌宿。

半个时辰后，童巴栾来到了兰婷院，从前门外顺着青石而上，跨进一个布置艳丽的大厅，里面来来往往挤满了招揽客人的龟奴和小厮，右前方不远处，老鸨一身粉红色罗裙，坐在迎客厅的柜台里，虽是徐娘半老却仍风韵犹存，看到童巴栾忽地站了起来，抖落着丝巾，擦着浓粉的脸上堆着一脸的献媚，招呼道："哎呀，童大爷您可来了，我家妍妍都在楼上等你您半天了，饭不吃茶不想的就盼着童大爷您呢。"

童巴栾听了开怀大笑，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扔给了她，调笑道："欢老板，你这嘴也越来越甜了，什么时候跟妍妍一块儿伺候伺候大爷啊，哈哈……"

那老鸨眉开眼笑的接了银子，故意叹气道："奴家这残柳蒲姿怎么入得了童大爷的法眼呀，也就只能独守空房了。赵牛，过来！还不赶紧请童大爷上楼！"

旁边跑过来一个小厮，谄笑着朝着他行了一礼之后便径直引着他上了三楼，最后停在了一处极为幽静的房间门前。童巴栾摆了摆手，那小厮顿时识趣的转身下楼去了。

童巴栾没有停留，直接推门而入，进了房中，浓郁的脂粉香扑面而来，童巴栾深吸了口气，脸上露出迷醉之色，抬眼望去，只见厅里的圆桌旁坐着的两位美人，正是一身盛装的顾若溪和苏妍妍。

苏妍妍看到童巴栾进来，赶紧起身几步就钻到了童巴栾的怀里，娇嗔道："你这个冤家，今天怎么这时才来，让人家都等了这么久，你看看，菜都快凉了，一会儿妍妍要多罚你几杯。"

童巴栾哈哈一笑，一把将苏妍妍拦腰抱了起来，几步坐在了桌子旁边，放下兵器，把苏妍妍放在自己腿上，扫了眼顾若溪，低头亲了一口苏如音，笑着道："当罚当罚，妍妍说说罚几杯就几杯，菜凉了有什么打紧，正好让妍妍的小嘴温一温，哈哈，对了，这位姑娘如此美艳，我之前怎么没在这兰亭院见过呢，妍妍还不好好介绍介绍？"

苏妍妍闻言抬起玉指轻戳了下他，娇笑道：“顾姐姐可是金陵城有名的琵琶高手，今天是我专门请过来弹乐助兴的，你可不要欺负人家。”接着凑到童巴栾耳朵旁边压低了声音道：“这位顾姐姐琵琶弹得好，吴曲儿唱的也好，人还那么漂亮，要不是因为急需要银子，人家才不来呢，今天晚上我们姐妹俩算是便宜你了。”

童巴栾听了心花怒放，不住地点头，对顾若溪说道：“听说顾娘子琵琶技艺高超，今天既然来了，不妨弹几首曲子也让我们开开眼界，至于银子嘛，大爷我有的是，只要今儿让大爷高兴，多少钱也喂得饱你们。”说完最后一句，童巴栾砸了咂嘴，眼中射出几分淫邪。

顾若溪听他言语粗鄙，心里顿时颇为厌恶，她当年往来的都是名流士子，何曾假眼于这等粗俗之人。不过，此时她须以正事为重，只见她低鬟一笑，羞涩道：“妾身谢过童大爷，那妾身就前去献丑了。”说完顾若溪抱起琵琶，坐在了桌子前方早已摆好的座位上，调了几个音，嫣然一笑，道：“那我就先弹一曲「杏花天」吧。”

顾若溪纤指轻拨，叮叮咚咚的琵琶声便已响起，直如流水汨汨，时而舒缓，时而急促，说不出的好听。

桌子这边，童巴栾自己斟了一杯酒，端起来一饮而尽，抬起苏妍妍的下巴，苏妍妍瞋了他一眼，红唇微启，童巴栾吻上了她，顺势将口中的酒全部渡了进去。苏妍妍饮入烈酒，俏脸一下变得通红，娇羞的躺在他的肩膀上，童巴栾嘿嘿笑了几声，抱紧了她，却没有其他动作，转过头去继续听曲儿。

过了片刻，这段过门已到尾声，此时，琵琶声袅袅不觉，仍有余音，顾若溪指法不断变换，勾拢抹挑，「杏花天」开始进入正段，曲风变得清丽华美，正如春风怡荡，惹人情思。顾若溪秀口一张，唱道：“

春风吹又绿江南，
细雨绵、柳色如烟，
秦淮红杏想未晚，
也盼相思缱绻。
乌船行得水云间，
燕子归、琵琶正暖，
画楼珠帘故意卷，
偏爱潇湘梦远。”

这嗓音婉转明亮却又柔软妩媚，加入的正是时候，随着唱词的变化，歌声与琵琶声便如两道

溪水，时而交融在一起，时而分流而去，一丝不乱，说不出来的和谐。苏妍妍也是知音者，没想到顾若溪的琵琶之技不仅没有退步，相较当年，更加游刃有余，超出了她的想象，只觉得佩服不已。

过了一会儿，琵琶声重新转入平和，手指也慢慢缓了下来，这支「杏花天」已到了尾声，到了最后，真如繁花满地，春风得意，一曲终了，苏妍妍耳中似乎仍有余音，还在回味，而童巴栾不通音律，只听了个好听，哪里懂得这等境界，故而"啪啪啪啪"使劲拍了拍手，大声叫好，紧接着从怀里拿出几张银票，拍到桌子上，喊道："好听，好听，不愧是琵琶高手，果真不错，这两百两银子，就赏给你了。"

顾若溪窒了一下，陪笑道："谢谢童大爷的银子，小女子陪您喝几杯再弹下一曲。"

童巴栾兴致更高，道："好好好，今儿只要你顾娘子敬的酒，我全都喝。"

怀里苏如音一听，装作不乐意，嘟起嘴，扭起了身子，埋怨童巴栾偏心，童巴栾又在她脸上啃了一口，笑道："顾娘子和妍妍的酒我都喝，银子我都赏！你们两个可要一起伺候！"说完这句，他顺势也把坐过来的顾若溪拥入怀中，整个房间顿时弥漫着香艳的气息。

九

邵思萍坐在兰亭院一楼大厅的角落里，听着楼上隐隐约约传来的琵琶声和歌声，脸上露出几分恍惚，过了这么多年，仿佛什么都没变，他再次听到顾若溪的琵琶声时，仍旧是个穷困潦倒的差吏，仍旧孑然一身，仍旧需要躲在楼下听，可是毕竟已经变了太多，过去他会安分的伸个懒腰，然后出去找家便宜的客栈休息，可是今天，他只能准备着大闹一场，找别人拼命去，而且很有可能再也走不出去。想到这里，邵思萍心中苦笑，只觉得世事果真难料，此时此刻，他竟有些羡慕过去平淡落魄的生活了。

邵思萍连忙收敛住心思，不敢再想下去，燕大人一家对他恩情太重，他怎可因为贪图自己的生活而不闻不问。邵思萍估计了下时间，大约还有一炷香。现在必须仔细想想如何应对童巴栾的枪法，他虽然早年间机缘巧合下练就了一身武功，可是毕竟不是江湖中人，很少与人生死搏杀，对阵长枪的经验明显不足，不过，幸好他事先打听童巴栾的武功，略微了解烈火枪法的招数，知道童巴栾走的是大开大合的刚猛路数，最忌讳在狭窄的房间过道中施展。而他自己的刀法追求奇险多变，配合上硬气功，更擅长贴身缠斗，一击致命。因此待会儿动起手来，应避免正面厮杀，尽量选择游斗，唯等近得身去，才有赢的机会。不过邵思萍知道童巴栾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能从飞沙万里盟手底下逃脱，足见其功力深厚，比他估计要强出不少，而且童巴栾浸淫枪道多年，对枪法的弱点也绝对清楚，不会轻易让自己近身的。即便今天占了天时和地利，邵思萍还是没有任何把握，打斗时情况瞬息万变，也只能随机应变了，最不济也要护得顾姑娘周全。

邵思萍打定了主意，站起身来开始活动筋骨，暗暗运气调动起全身气血和肌肉，逐步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巅峰，然后看了眼四周的欢声燕语，深深吸了口气，拿起桌子上的刀一步一步的上楼去了。

来到三楼顾若溪的房间，邵思萍推了推门，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如他所料，顾若溪脱不开身来开门。他后退两步，肩膀用力，“哐当”一下撞开了房门，他顺势闯了进去，站定了身子，正看到放纵大笑的童巴栾和穿着亵衣在大厅中间跳舞的顾若溪，苏妍妍。

童巴栾看到房间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人，愣了片刻，面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哪里来的狗东西，敢来打搅老子的雅兴！跪下来磕三个响头，然后滚出去！”

邵思萍听了面容平静，也不做声，看了眼顾若溪，只见她满脸绯红，眼神微微有些迷离，知道她喝了不少。顾若溪看到邵思萍，双目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脸上露出羞惭之色，邵思萍当下走了过去，脱下自己的外衫披在她身上，将她挡在了自己身后，目光转向童巴栾。

童巴栾见邵思萍这样的举动，脸上露出暴虐的神情，正要站起身，却仿佛猛地想起了什么，重新打量了下邵思萍，态度一变，反而又慢慢坐了回去，给自己倒了杯茶，不慌不忙的喝起茶来。

旁边的苏妍妍看出来情况不对劲，强笑了笑，然后二话不说直接走出了房间，连衣服也不穿，甚至没有跟童巴栾打一声招呼。童巴栾看着苏妍妍的背影，也不阻拦，嗤笑了声：“这就是婊子！”说完扭头朝向邵思萍：“说吧，你又有何仇要报？别这么看着我，我杀的人太多，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个你这样的过来送死，我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了，赶紧说吧，料理了你，老子还能再快活一会儿。”

邵思萍微微一笑道：“其实也没旁的事，就是想请你说说半年前淮南坊都察院左经历司燕纶一家失火一事。”

童巴栾“噢”的一声，露出恍然之色，道：“原来你们是为了燕老儿来的，那你们还真找对人了，那小老儿一家人就是我们杀的。”

邵思萍听他承认的如此爽快，不禁有些意外，追问道：“燕大人和春雨楼向来没有瓜葛，你们究竟所为何事，竟要灭他满门！”

童巴栾嘿嘿几声，狞笑道：“我们当然跟他没有恩怨，可是这小老儿不好好当他的官，暗中收集孙大人和金陵本地官员的一些秘事，还写了奏章要告诉皇上，那自然就有人要他的命了。”

未等邵思萍开口，身后的顾若溪忽然斥道：“燕大人已经被你们构陷入狱，你们为什么连他的家人都不放过？”

童巴栾品了口茶，一脸幸灾乐祸的回到：“本来呢，跟他的家人是没什么关系，但是这小老儿在狱中口口声声称自己还留有另外一份奏章，要让他的家人奏明皇上，让孙大人这些个官儿都得蹲大牢，你说这不是找死么？于是，孙大人就找了楚老大处理此事，楚老大就让我们四个去找这本奏章。”

邵思萍冷冷的问道：“那你们还要杀他全家？”

童巴栾耸耸肩说道：“你懂什么！我们翻遍了他们家也没找到这本奏章，没办法，上头下了死命令，我们只能全都杀了，然后一把火烧个干净，后面的事儿就由孙大人陈大人他们就处理了。”

邵思萍和顾若溪终于解开了心里的疑惑，知道了整件事的真相，没想到现在的朝堂大官竟然为了一本奏折就要大开杀戒，视人命如草芥，不由得均是满心悲凉。

童巴栾扫了他们一眼，抓起旁边的长枪，抽出枪布，悠悠叹道：“现在你们应该都知道了，一会儿死了总不至于做个糊涂鬼，听了这么多，你们总不会以为自己还能活着走出去吧！其实要我说，就该啥都不告诉你们，一枪一个全给宰了。嘿嘿，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老子可要动手了。”

邵思萍知道这一战定是要分出生死的，低声吩咐顾若溪速速离开此地，谁知顾若溪摇摇头竟拒绝了他，坚决不肯走，邵思萍劝了几句未果，见她一脸倔强的样子，无暇多劝，只好叮嘱她待在门外，不准进来，以防误伤了她。

顾若溪担心的望了邵思萍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她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不用，点了点头，转身离开房间，走出去没几步，就站在了楼道里。

童巴栾不耐烦的看着他们两个，阴森的说道：“别腻腻歪歪了，一会你得死，她也得死，谁也逃不了。”

邵思萍目光收了回来，脸色凝重，从刀鞘中缓缓抽出一柄刀身狭长的雁翎刀，寒光闪烁，犹如秋水一般，大喝一声，抢先出手。只见他纵身跃向童巴栾，长刀旋风一般便往童巴栾头上劈落，童巴栾脸上杀气涌现，退后一步，双手握住长枪向上斜挑，拨开了刀，顺势挽了个枪花，刺向邵思萍的咽喉。邵思萍看他的铁枪甚长，顿时有了计较，连忙低头握刀向上一架，只觉手里沉重，右手被震得有些发麻，随即荡开长枪，弯腰一个翻滚，进到童巴栾的身前，挺刀直戳他的胸口，这一刀犹如匹练般飞卷而出，森寒刀气直砭肌骨，只看那童巴栾右脚发力，迅疾后退了两步，竟然避开了这狠辣的一刀，同时身子一转，左手松开，右手单抓枪杆中端，拧腰纵臂，刺向邵思萍，喊了声：“中！”邵思萍没有料到“回马枪”这种战阵上的马上枪技竟然能单手使出来，单腿跪在地上无法发力，只好身体一凹，尽力往后倒去，却哪里避的过来，只见童巴栾一枪刺在了邵思萍左肩上，童巴栾脸上刚露出一丝得意，便凝固下来，只觉得邵思萍身体坚硬无比，长枪刺入两寸许，如同被铁钳咬住一般不能再前进分毫，童巴栾抽出长枪看了看，脸上露出一丝不屑，道：“原来是十三太保横练！可惜可惜！”

邵思萍重新站起来，晃了晃肩膀，还好这一枪是单手使出，力量毕竟不足，没有影响到他的运力，哼了一声，不甘示弱道：“可惜什么，烈火枪也不过如此！”

童巴栾听了大怒，长枪一挥，全力施展出烈火枪法，只见这杆枪如猛虎下山，凌厉霸道，枪尖上光影重重，宛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将邵思萍笼罩进去。邵思萍则一改前面的路数，边战边退，四处游斗，绝不轻易在童巴栾前面，右手长刀只是从侧面斜挑劈砍，寻找他的破绽。两个人越打越快，刀枪交击之声震慑人心，转眼之间两个人斗了二十多个回合，童巴栾见邵思萍依靠地形闪躲，自己竟然拿他不下，心中焦躁，他知道邵思萍无论武功和对阵经验都比自己差了一筹，全靠着硬气功和那手刁钻的刀法在撑着，自觉摸清了邵思萍的路数，准备故意卖个破绽引他上钩。

童巴栾看准邵思萍跳上桌子的时机，一枪刺向他，邵思萍翻滚下来，躲开长枪，却见童巴栾长枪深深卡入桌面，没有及时抽回来，当下抓住机会，双腿弯曲，猛扑过去，挺刀上挑童巴栾的腰间，童巴栾狞笑一声，脸上露出一丝诡异，右手一转枪杆，用力一拽，竟抽出一把三尺长的短枪，毫不犹豫的朝着邵思萍背部扎下去，邵思萍心里一惊，知道中计了，可是身在空中无法变招，只能用尽全力刺向童巴栾。只看童巴栾一枪扎进邵思萍的背部，将他刺倒在地，然后拔出枪立即刺向邵思萍颈部，忽然腰间一痛，手上不禁慢了几分，邵思萍立刻滚了出去，躲开了这一击。

童巴栾低头一看，只见腰上中了一刀，正在往外渗血，用手摸了摸，知道伤口很浅，也不在意，左手抽出来那杆桌子上的枪，双手一拧，组成了一把长枪后，看着邵思萍笑道：“我这把子母枪的滋味不好受吧，哈哈哈哈哈。”原来童巴栾行走江湖多年，争斗经验十分丰富，对这种狭窄地形早有准备。

邵思萍站起身来，只觉得背上剧痛，手微微颤抖，有些拿不稳刀，知道童巴栾这次下了狠劲，他那第五层的硬气功没挡住。

童巴栾不再废话，继续向他穷追猛打，经此一次，邵思萍更加不肯正面交手，只是来回闪躲，又过了二十个回合，两个人打的屋内一片狼藉，桌椅板凳尽碎，不知不觉移到了门边，邵思萍身形辗转挪移，靠着门墙窗户不停的游斗，童巴栾见他如此坚韧，不由得暴躁起来，忽然瞥见躲在一旁的顾若溪，怒吼一声，整个身子跳起来，竟然舍弃了邵思萍，长枪掉转，刺向了顾若溪。

顾若溪脸色苍白的正看着邵思萍，没想到童巴栾会忽然杀向自己，她紧紧盯着这一枪，只觉得如闪电一般快，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这一刻，她心头竟有些轻松，她的脑海中，刹那间闪过了自己的一生，少年家贫被重男轻女的爹爹卖掉，被人贩子养做瘦马，再后来被卖到妓院，她一生饱受欺辱，从来由不得自己，现在她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切了。

顾若溪静静地等待着，但是一直没有疼痛传来。她疑惑着睁开眼睛，只见邵思萍站在她身前，替她挡下了这一枪，那杆枪正插在他胸口上。顾若溪浑身颤抖，呆呆地看着邵思萍，眼泪不禁喷涌了出来，她身旁这个男人，为了她，竟然可以性命都不要。

童巴栾嘴里几声怪叫，暴怒起来，一下子拔出长枪，从邵思萍胸中带出来一股鲜血，正要使力再出枪，只见邵思萍"腾"地跳起来，冲进童巴栾怀里，双臂锁住他的肩部关节，用尽全身力气，撞碎了护栏，两个人顿时摔了下去。

只听得"彭"的一声巨响，两个人从三楼摔到了一楼的大厅，童巴栾头部受到重创，喷出一口血，意识有些模糊，躺在地上挣扎着，邵思萍晃了晃脑袋，拔出腿上绑着的匕首，在老鸨的尖叫声中，一下割断了童巴栾的喉咙，童巴栾"咳咳"几声，手指不住的捂着喉咙，脚乱蹬了几下后，脑袋一歪，终于断了气。

十

顾若溪看到他们两个摔下去，顿时如遭雷击，吓得不由自主尖叫一声，一边哭一边跑了下去，跌跌撞撞到了一楼，只见大厅里已经乱做了一团，到处都是嘶喊声和惨叫声，这些风流的人何曾见过这种血淋淋的场面，慌慌乱乱的四散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哭嚎道："杀人啦，杀人啦！"顾若溪也不管这些，目光在拥挤的人群穿梭，寻找着邵思萍的身影，忽然目光一凝，发现靠近梁柱处，地上有着大摊鲜血，童巴栾躺在血里一动不动，邵思萍身上衣衫尽被鲜血染尽，只见他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手里的匕首仍滴落着鲜血，就像是地狱里归来的恶魔一般，满身杀气，让人不寒而栗。

顾若溪在人群中看到邵思萍也在寻找着她，忽然仿佛感应到了什么，扭过头来，两个人的目光穿过人群相遇，邵思萍眼中流露出一丝温暖，艰难地朝着她笑了笑，顾若溪破涕一笑，心情激荡下，不顾一切的跑了过去，一下扑进了邵思萍怀里，却不小心碰到了邵思萍胸口的伤，邵思萍疼的脸色煞白，忍不住喊了出来，只觉得胸口和背上有如撕裂一般，剧痛无比，一场恶斗下来，心力耗尽，竟然支撑不住身子，跪了下去。顾若溪忙搀扶住他，低头一看，只见他胸口和背上在汨汨流着血，连忙用手捂住伤口，双眸惊慌的看着邵思萍，不知所措。邵思萍咧了咧嘴，虚弱的说道："没事，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劳烦姑娘帮我找些干净的衣裳，我简单包扎下伤口，此地不可久留，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次没想到闹出这么大动静，童巴栾一死，春雨楼定然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追查到底，之前的房子暂时不能回去了，你还有什么别的隐秘去处么？"

顾若溪蹙起眉头，忽然想起来一个地方，那地方位于金陵城南边的角落里，离这里也不算太远。但是顾若溪有些犹豫和抵抗，因为那个地方埋藏着她曾经最美好的回忆和最伤心的过往，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她还是不愿意想起这些旧事，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

邵思萍不知道顾若溪心里所想，只是看着顾若溪呆在那里，有些着急的轻轻推了推她，顾若溪回过神来，看着邵思萍的脸色苍白如纸，心下一横，打定了主意："我在城南郊附近还有一处宅院，非常偏僻，离这里也不太远，我们可以去那里。"说完不等邵思萍回答，转过去身，背对着邵思萍，将自己的亵衣撕下来两长块，又转过身来，递给邵思萍："我今天晚上来之前刚换的，没时间四处找了，你先止住血再说。"

顾若溪毕竟久经风月，对这等女子私密之物不甚着紧，邵思萍向来不是洒脱之人，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他明白这等关键时刻，不能拘泥于凡俗礼仪，略一犹豫就接了过来，从怀里掏出几个瓶瓶罐罐，这些都是他来之前准备好的金疮药，他将其中两个打开仔细洒到自己胸口的伤口上，又将其中一个布条包扎起来，而背上的伤口只能交给顾若溪处理包扎。

两个人无暇仔细包扎，过了一会儿，才勉强止住了血，邵思萍强撑着站起身，顾若溪在他身边扶着他，两个人环顾一周，发现不知何时这大厅内只剩下他们，其余的人要么早就跑了出去，要么害怕殃及到自己，干脆都躲到了楼上。看着这空旷寂静的大厅，两人不由得生出一股苍凉之感，顾若溪扶着邵思萍离开此地，走到柜台时，邵思萍停了下来，右手重新拔出匕首，扬声喝道："胆敢有尾随者，如同此案！"说完，用尽全力，用手一挥砍下柜台的一角，整个妓院静的如同一滩水，没有任何人回应。邵思萍两人不敢多做停留，趁着月夜，离开了兰亭院，一路向西，直奔向顾若溪城南的宅子。

半个时辰后，春雨楼的人气势汹汹的赶了过来，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春雨楼四大护法之首，混元剑函广术。这人四十左右的年纪，身材挺拔如山，相貌倒是普通，但双目寒光逼人，只见他缓步走到童巴栾的尸体处，对手下说道："从现在起的一个时辰内，任何人不准出去！另外，把老鸨和那个今晚陪客的歌妓叫过来。"说完他蹲下身子，仔细查看起童巴栾的伤口，片刻后，春雨楼的帮众带着老鸨和苏妍妍来到了他身边。函广术头也不回的问道："什么人干的？"老鸨听他声音里没有一丝波动，战战兢兢的回到："大爷，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

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和童大爷从楼上一同摔下来，就是掉到这里，然后，然后那汉子拿起匕首害死了童大爷，妍妍今天是陪童大爷的，她最清楚，妍妍，你来跟这位大爷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老鸨说着就硬把苏妍妍推到前面。

函广术面无表情的说道：“好，你来说说怎么回事吧，最好能说出点有价值的。”

苏妍妍恼怒老鸨拿自己当挡箭牌，听到函广术的话，心头一凛，只能硬着头皮解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昨天上午，顾姐姐，呃，顾若溪找到我说自己守身之后，花销太多，银子有些不够用了，希望能出来做一笔生意，我听了也没做他想，毕竟我们这行从良之后因为缺银子而重新挂牌的也不是鲜事，于是就约定今晚一起陪童大爷，哪想到今晚我们正在饮酒，忽然闯进来一个男人，径直走到顾若溪身边，和她一副相熟的样子，面色不善，大爷您是知道的，我们只管陪客人，中间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向来是不敢过问的。当时，我看着情况不对，只好出来了，之后没多久，我就隐隐约约听到房间里打斗的声音，吓得我赶紧回自己房间了，我就知道这么多，剩下的事情就是妈妈说的了。”

函广术问了一句：“你们也是金陵城的老人了，又是做的皮肉生意，见的人多了，知道这男的是谁么？”

老鸨和苏妍妍均露出一丝为难，老鸨苦涩的回应道：“大爷恕罪，我们真不知道。这秦淮河可不止我们一家妓院，除了那些个常客，每天都有生面孔来来往往，我们哪里记得住，再说了，来这的男人都是找乐子的，我们一般也不会过问他们的名字的。”

函广术听了毫不意外，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不再问话，伸出手在童巴栾身上来回摸了起来，摸到胸口，忽然手一顿，翻出来几张银票和碎银子，沉吟了片刻，整个人站起身，抬起头向上看了看，然后将银子随意的揣进自己怀里，问道：“童老二的枪呢？”旁边有手下赶紧递了过去，函广术接过来看了看枪尖，然后手一拧，抽出来那把短枪，看到短枪上的血迹，哼了一声，不可置否道：“我早就跟他说过，别用这种技巧，生死关头可救不了他。”

周围的手下们互望一眼，面面相觑，没人敢回应，函广术将枪扔回给手下，转头对老鸨和苏妍妍说道：“走，去他们的房间看看！”话语里充满着不容置疑。老鸨和苏妍妍毕恭毕敬的答应了一声，引着函广术一群人上楼去了。

十一

今夜的月亮有如刀客挥舞着的弯刀，刀光淋漓洒落，刀气纵横四溢，让这世间万物避无可避。就在函广术等人在兰亭院里四处搜查之时，邵思萍二人正在匆匆忙忙的奔向顾若溪的宅子。行至途中，邵思萍脸上已经见不到一丝血色，汗珠大颗大颗的滚落，浑身不住的颤抖，受伤的地方钻心般的疼痛不住袭来，他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顾若溪紧紧扶住他的身子，轻声安慰他：“撑着些，我们马上就到了。”邵思萍已是强弩之末，硬提起一口气，苦笑着点了点头。

半个时辰后，两人终于来到城南一栋宅院前，放眼望去，无论是房前长满青苔的台阶，还是充斥裂痕的墙瓦，无不彰显着它的颓败，顾若溪看着这处破旧的宅院，目中闪过一丝痛楚与挣扎，却快速的隐去，她扶着邵思萍走到门前，弯下身子将手伸进门槛下面，摸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门，两人进去后反手将门关上，顾若溪想了想，又拿出那把锁，把手从门缝伸出去，将门锁上，顺手将钥匙放在了门槛下。

一切弄好之后，顾若溪松了口气道：“好了，这个宅院非常隐蔽，周围也没多少人住，我们在这里应该安全。”

邵思萍听了这话，一下子松懈下来，再也支撑不住，眼睛一黑，整个人倒在了顾若溪怀里，不省人事。顾若溪吓了一跳，连忙伸手探他鼻下，还好尚有气息，手移到他的额头上，感觉烫的像一团碳火，这时顾若溪才注意到邵思萍浑身滚烫，连忙将他半拖半拽的将他搬到了里屋床上。点上几根蜡烛后，顾若溪扒开他的上衣，看到他的胸口和背部又在慢慢的渗着血，赶紧去橱柜里翻出几件以前留下的干净衣物，撕出几个布条，去院子里打了盆水，浸湿了布条，给他仔细清理下伤口，倒上金疮药，重新给他包扎起来。包扎完，顾若溪站起身看了看四周，这屋子许多年没有住过人，到处都是尘土，她不放心的，又去拿了一套新的被褥换上。这一系列做完，顾若溪已经累的气喘吁吁，坐在床边稍作休息。此时邵思萍枪伤发作，加上失血过多，神志不清的来回挣扎，顾若溪看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十分难受，毕竟是因为救她，邵思萍才受此重伤的。

歇息了片刻，顾若溪脸色微红的褪下了邵思萍全身的衣服，给他盖上被子之后，跑到院子里重新打了盆冷水，从袖口拿出一方丝帕浸湿后，不住地擦拭邵思萍的额头和身子。过了一会儿，邵思萍眉头拧在了一起，嘴里不断的呢喃着什么，顾若溪忙凑上前去，屏住呼吸听他说什么，邵思萍翻来覆去念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玉秋。

顾若溪身子僵了下，望着已经没有意识的邵思萍，心想这一定是他的心上人，否则他怎会如此牵肠挂肚。顾若溪忽然挺羡慕这个叫做玉秋的女子，她能有一个这么在意她的男人，不像她，这么多年经历的全部都是虚情假意，许多年前，她也有过爱慕之人，也曾不顾一切地想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那个人，可最后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在那个人心里，自己只不过他酒后吹嘘的一桩风流韵事罢了。顾若溪失神了半晌，默默叹了口气，看着邵思萍，眼中露出来一丝温柔，重新蘸湿了手帕，继续给他擦拭起来……

邵思萍感觉自己似乎要被岩浆一般的火焰吞噬了，他想要躲避烈火，可那炙热的火焰总是往他身上窜来，灼热的气息让他喘不过来气，就在他拼命挣扎的时候，突然间，自己像被泼了盆冷水，从上到下传来阵阵凉意，邵思萍意识渐渐清明，晕眩的感觉如潮水般缓缓退去，只感觉到身体酸软无力，胸口和背部时不时传来剧痛，嗓子像冒了烟一般，邵思萍咳嗽几声，慢慢睁开了眼睛，耳边传来顾若溪的声音：“你醒了？”

邵思萍转过头来，看到顾若溪手里握着一方丝帕，正满脸关切的看着他，点了点头，哑着声说道：“辛苦姑娘了，我~咳咳~咳~”，顾若溪连忙给他倒杯水，递到他手里，邵思萍接过来，咕咚几口喝完，擦了擦嘴道：“多谢姑娘，我昏迷了多久了？”顾若溪拿回杯子放在桌子上，柔声道：“没多久，也就两三个时辰，现在大概是寅时前后。”

听着话，邵思萍挣扎着要坐起来，被子滑落下去，邵思萍发现自己上身赤裸，又看到地上散落的衣物和一盆水，想起刚才的感受，心里恍然，感激的看了一眼顾若溪，说道："邵某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顾若溪随口回道："公子不必"，说到这里，忽然眼中划过一丝异样，改口说道："对啊，你该怎么谢我呢？"

邵思萍怔了怔，道："但凭姑娘开口，只要是邵某做得到的。"

"好，我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不过现在还没想好，回头再告诉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顾若溪说到后面，转开了话题。

邵思萍苦笑道："总算捡回来一条命，不过恐怕这一个月没办法与人交手了。"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有些心灰意冷："我们杀了童巴采，闹出这么大动静，春雨楼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现在又有伤在身，接下来真不知如何是好。"

顾若溪听了也沉默下来，半晌后忽道："我倒是有个主意，只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邵思萍眼神一亮，急道："姑娘心中有何良策，还请快快说来。"

顾若溪郑重地说道："我先问你，等你养好了伤，你准备怎么对付函广术？"

邵思萍思考了一会儿，尴尬地道："我也不知道，此人深居简出，不爱钱财，不好女色，唯一嗜好就是剑道了。"

顾若溪追问道："你的武功能对付得了他么？"

邵思萍犹豫了下，摇了摇头："不过奋死一搏，我仍有机会。"

顾若溪咄咄逼人："就算你杀了函广术，你觉得下次还能逃得出去么？你能杀得了楚宫潺么？"

邵思萍张了张口没有说话，眼中露出一缕绝望，长叹了口气，他知道下一次出手，无论能不能杀死函广术，都是必死无疑。

顾若溪继续道："何况春雨楼也只不过是听命于人的棋子而已，就算没有春雨楼，也会有其他的帮派做这件事。既然知道那个孙大人是背后主谋，我们何不先扳倒他？这才是真正为燕大人报仇，同时也是完成了燕大人的遗愿，你觉得呢？"

邵思萍想了一下，疑惑的问道："我们连春雨楼都扳不倒，如何能扳倒朝堂的大官呢？"

"你忘了燕大人还另有一份奏折呢？"

"我一开始就想过这个，可是春雨楼找遍了燕大人家里都没找到，我们去哪找？"

顾若溪静了片刻，看着邵思萍，缓缓说道："奏折根本不在燕大人家里，我想我知道它在哪。"

邵思萍一下挺直了腰，不小心牵动伤口，也不顾得疼，惊喜地问道："你知道奏折在哪？你怎么知道的？"

顾若溪笑了一下，解释道："我也是刚才在找衣服给你包扎伤口时才想到的，燕大人出事前的一个月，来我这里听过一次琵琶，临走之时，送了我一本手抄的般若经，我当时还不理解，燕大人是知道我不信这个的，燕大人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叮嘱我收好，说暂借给我，以后可能还要过来取。后来，我没耐下性子看就收了起来，现在想想，那封奏折很有可能就藏在里面。"

邵思萍听了一阵狂喜后，又有些担心，现在春雨楼肯定在追查顾若溪的住处，他们岂不是要找到奏折？

顾若溪淡淡地道："没事的，那本经书因为是燕大人吩咐，被我藏在另处，他们只会搜查我的房间，不会找到那本经书的。我们就在这里养伤，等他们搜过了，我们再去不迟。"

邵思萍点了点头，忽然觉得前面柳暗花明，心情一阵激荡，惹得又咳嗽不已，顾若溪温声宽慰他，让他早点休息，回头养好伤，再去取奏折。邵思萍答应下来，这一通谈话确实耗费他大量心神，躺下来休息。

顾若溪看着他睡熟之后，脸上逐渐没有了笑容，神色暗淡下来，她是骗邵思萍的，那本经书就放在她闺房的书桌上，一定会被发现的，她必须马上赶回去取出来，现在天还未亮，春雨楼估计此刻还未搜查到的住处，她还是有机会把经书先取出来的。这本奏折是他们两个唯一的希望，她一定要取出来，她心里清楚这一去吉凶难料，如果告诉邵思萍，他绝对不会同意的。邵思萍此时最需要的是休息，这一次应该是她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顾若溪静静的看着邵思萍熟睡的样子，忽然笑了笑，取出来纸笔写了几句后，转身出去，轻轻锁好了门，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十二

这一觉邵思萍睡得极沉，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顾若溪并不在屋子里，邵思萍以为她折腾了一夜，此时应该在别处休息，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她，检查了下自己，感觉伤口处仍然疼痛，但是力气已经恢复了不少，起身捡起来衣服穿戴后，在院子里稍微活动了下，又去厨房烧了热水，重新清理了下伤口，直到晌午时分，仍没有看到顾若溪出来，整座宅子仿佛只有他自己，邵思萍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忍不住去另外的屋子看了看，发现屋里根本没人，也没有收拾过的痕迹，心中一沉，将整座宅子找了一遍，没有发现顾若溪的身影，邵思萍连忙又回到自己房中，观察了下四周，看到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拿起来一看，是顾若溪留下来的书信，信里说，她回去取奏折了，这一去吉凶难测，如果她中午之前还没回来，就请邵思萍不要等她，养好伤后想办法出城，离开这里回去陕西，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他为燕大人做的已经够多了，过去也只是送死罢了，这就是她唯一的要求，邵思萍之前答应过她的。信的最后写到，此生能够遇到邵思萍是她十分欢喜之事，也祝他和那位玉秋姑娘能够成就好事。

邵思萍看完，脑袋嗡的一下，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连忙又重新看了一遍，觉得一阵晕眩，后退几步，一下瘫坐在床上，怎么可能？顾若溪竟然瞒住他，自己回去取奏折，她又不会武功，这一去如果被发现，那后果不堪设想。邵思萍抬起手给了自己一巴掌，暗骂自己昨夜怎么这么笨，竟丝毫没有注意到顾若溪神态异常。邵思萍仔细回想了昨天的事情，越发肯定她早就想到这种方法了，要不是自己昏迷不醒，她估计早就回去了。

邵思萍转头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已是晌午过后，邵思萍心里仿佛有一把刀在搅动，不停地安慰自己，再等一会儿。

时间一点点流逝，转眼又过了一个时辰，邵思萍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将书信紧紧地攥在手中，一动不动的听着外面的动静，又过去许久，屋子外面仍是毫无动静，邵思萍终于不再抱有幻想，知道顾若溪肯定是出事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忍不住重新看了一遍顾若溪留下的信，长叹口气，闭上了眼睛，脸上忽红忽白，阴晴不定，过了半晌，只见他深吸了口气，脸上猛地露出决然之色，起身大踏步向门外走去，他打定主意回去，一定要救顾若溪，他知道顾若溪说的没错，如果她被春雨楼抓了，他如果一个人回去，只可能是送死，可是，他还是做不到抛弃她不管，尽管他知道春雨楼可能埋伏好了正在等着他过去。人生一世，总是需要几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一个时辰后，邵思萍回到了顾若溪住的那座小楼附近，悄悄躲在一个隐蔽处观察，过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有任何埋伏的痕迹，小楼也没有任何人出入，没有传来任何动静，宛如一切正常。邵思萍凝神屏息等待，又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终于按耐不住，闪身出来，小心翼翼的接近顾若溪的小楼，直到跟前，才发现大门竟然半开着，上面插着一支匕首，并有一张纸条。邵思萍走到门前，张头看了看，院子里并无他人，伸手将匕首拔出来，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仁兄足下亲启：

今天下动荡，正义蒙塞，正值豪杰趋期立事之时，弟虽非圣贤，亦怀世志，仰鸿胪为勤勉，纳士勇而共济，不求闻达于天下，祇图为社稷分忧，故而行事决绝，多有霹雳手段，实乃无奈之举。

仁兄今效豫让之行，孤身犯险，手刃仇敌，令弟深佩兄侠义之节，弟决不敢妄想阻挠，唯请兄之红颜顾氏于弟府为客，愿兄慎以图之。明日辰时，望兄前来春雨楼赴宴，仁兄义气宏重，必不使弟失望。

春雨楼楚宫瀑顿首

邵思萍看毕，脸色顿时阴厉之极，二话不说直接推门进去，四处搜查，发现顾若溪的闺房里已是一片狼藉，心下明了，顾若溪和秦折肯定都落入春雨楼手中了。楚宫瀑不愧是黑道魁首，行事果然不同凡响，抓住顾若溪后，留下一张纸条就飘然而去，没有埋伏任何人，看准他一定会去救顾若溪。

邵思萍顿了半晌，缓缓叹了口气，回身坐于桌前，闭目凝思，事情到了此时，几近山穷水尽，他已经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心里想的都是如何救出顾若溪。日落时分，邵思萍睁开了眼睛，闪过一丝寒光，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十三

翌日清早，秋霜浓重，寒意侵人。

辰牌刚到，邵思萍来到了春雨楼前，门口站着两个劲装汉子，冷冷的打量了下他，也不问话，右手一伸，摆出了个请的姿势，邵思萍回头深深看了一眼，只见来时路上并无一人，只有些许靴子上沾染的霜迹，吁了一口气，拍了拍腰上挎着的雁翎刀，迈开步伐，走了进去。

那两人引着他上了楼，每层楼的楼梯口都有好几个人把守，邵思萍心中一凛，目不斜视地跟着到了五楼，抬眼望去，只见大厅两边各自站了六七个佩戴兵刃的劲装大汉，这些人浑身煞气，神情冷漠的盯着他，大厅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子旁一立一坐两个人，站着那人身材挺拔，腰间悬着一把长剑，锋芒毕露，正是函广术。函广术前面坐着的这个人也是四十岁许的年纪，衣着朴素，身材微胖，双眼细长，秀鼻薄唇，正在旁若无人的喝着茶。

邵思萍知道此人应是春雨楼楼主楚宫潺，这样的人放在人海里转眼就会消失，却不想到是金陵城的霸主。楚宫潺看到他也不起身，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道：“请坐”，邵思萍毫不客气，走到了桌前直接坐了下來，说道：“我来了，顾姑娘呢？”

楚宫潺笑了笑，伸手给自己续了茶，也给邵思萍倒了一杯，低头轻轻吹了吹杯里的茶叶，说道：“阁下在金陵城做的如此大事，还未请教尊姓大名？师出何地何派？”

邵思萍见对方避而不答，反而向自己提问，心中有些恼怒，但想到顾若溪还在他手里，还是勉强回道：“在下邵思萍，陕西一介草民，并非江湖人士。”

楚宫潺接着道：“原来是邵兄，听说邵兄此次来金陵是为了燕纶一家之事，此事是否属实？”邵思萍不清楚他怎么知道自己的目的，不过到了此时也无需隐瞒下去了，冷声回道：“确实是。”

楚宫潺满意的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他仿佛看出了邵思萍的困惑，微微一笑，手拍了两下，从大厅转里的房间被推出来两个人，前面的是顾若溪，双手被绑，嘴里被塞着一块布襟，后面这人邵思萍没有料到，竟是雷九棠，他浑身是血，明显经过一番严刑拷打，被丢在地上。

顾若溪看到邵思萍，心神激荡，脸上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有担心，惊恐，也有一丝欣慰与感动，忍不住想跑过去，却被后面的人抓住。

邵思萍控制不住一下站了起来，竖起眉，盯着楚宫潺，眼睛里全是不善。

楚宫潺丝毫不放在心上，慢悠悠的说道：“邵兄何必动怒，顾姑娘这不是好好的在这么？说起来，在下对两位也是佩服的很，顾姑娘昨天抵死就是不肯说出你的藏身之处，而邵兄呢，也是义无反顾的回来救她，这个年代，有情义的人可不多了。”

“你要怎么样才肯放了她？”邵思萍哼了一声，坐了回去。

“呵呵，两位杀死了本楼的人，还妄图向本楼寻仇，为了本楼的名声，本来是不能让两位活着离开的。但是在下一向喜欢结交忠义之士，故而只要邵兄答应在下一个条件，不但顾姑娘可以毫发无损的离开，邵兄自己也可以名利双收。”

邵思萍仔细琢磨了他这句话，隐隐猜出了他的意图，也不吭声回应，等着他说下去。

楚宫潺看到他的样子，哈哈一笑，道：“看来邵兄也猜到了，只要邵兄答应在下不再追查燕纶之事，并且加入本楼，担任本楼第二护法，在下立刻放了顾姑娘，并且会给邵兄三千两银子作为报酬，同样，也会在江湖上替邵兄多多美言，岂不是美事一桩。”

邵思萍听完，不禁佩服此人的胸襟和气魄，回道：“楚楼主恐怕要失望了，邵某是穷，可若是为了名利，也不会来金陵走这一遭了，燕大人一家几条人命可不是金银能买的。”

楚宫潺点了点头，道：“邵兄心思，我也清楚。只不过当今天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流寇蜂起，朝政已有不稳之兆，大丈夫生逢此时，纵不能匡扶大道，亦需为社稷尽些绵薄之力，必要之时，也只能当断则断。燕纶之事，并非邵兄想的那么简单，此事涉及到阉党和东林党

秘事，如今圣上以英主之姿初登大宝，正是大有可为之时，绝不能再让阉党重生，祸乱朝纲。邵兄秉正义之道，应知道大局为重的道理。”

邵思萍顿了一顿，道：“邵某只是一介草民，没读过什么书，也不懂朝政，燕大人对我有生死大恩，我不会去想燕大人到底是清是浊，只是要对他尽到一份心意。”

楚宫潺摇了摇头，叹道：“邵兄只是逞匹夫之勇，只是有勇无谋，恐怕死得毫无价值，而且就算邵兄不怕，就不考虑顾姑娘的性命么？款式之中，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邵兄暂栖本楼，再做打算。”

邵思萍不敢扭头去看顾若溪，道：“举世混浊，邵某无法逆天而行，也只能做些该做之事，我不能辜负燕大人，顾姑娘之恩，也只能来世再报了。”

楚宫潺缓缓说道：“这样说来，是没有退路了？说实话，邵兄为人，我虽然佩服，可一会儿动起手来，邵兄必然是身死灯灭，又何必执着于几个死人？”

邵思萍沉默半晌，神色变换不定，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只说道：“多说无益，请楚楼主赐教。”

楚宫潺见他执迷不悟，眼中闪过一丝骇人的光芒，不再规劝：“既如此，为了本楼的名声，邵兄今日就葬身于此吧。”说完，使了个眼色，大厅两边的人纷纷拔出了兵刃，围了上来，楼梯口也上来几个人把守住。

邵思萍站了起来，充满歉意地看着顾若溪，脸上浮现出诀别之意，顾若溪听到邵思萍的选择，含着泪挤出一抹微笑，定定地看着他，用力点了点头，眼神里满是骄傲。邵思萍不再犹豫，右手抽出雁翎刀，左手拔出匕首，沉声喝道：“邵某在此，想取我性命的，放马过来吧！”房间内地方狭小，十几个人施展不开，围着邵思萍的那帮人互相看了看，留下五个，剩下的退下来在外围策应，这五人吆喝一声，从四面扑了上来，邵思萍听得后面风声，头一低，躲过去一柄长刀，同时退后两步，拉开了前面人的兵刃距离，反手一刀刺入后面这人的腰间，邵思萍一招得手，迅速拔出匕首，右手挥刀砍开旁边的刺过来的短剑之后顺势架开了前面的一把斩马刀，使用这刀的敌人力量不小，加上邵思萍招式变老，被震得虎口发麻，忍不住后退一步，一脚踢倒后面敌人，硬生生打开了一个缺口，没等出去，站在外围策应的一人将受伤那人拖下去，另外一个人迅速补上来，一刀劈向邵思萍，邵思萍没有上前，反而向左转身躲开，迎上左边敌人的铁鞭，暗中运了口气，生生受了一鞭，肩上衣服尽碎，留下一道血印，邵思萍去势不减，欺身撞进那人怀里，雁翎刀一下砍到了他的胸口上，左手将那人拉到自己前方，前方敌人第二轮的攻击正好击到了那人身上，那柄斩马刀差点将他劈成了两半，那人身上鲜血喷涌而出，一声不吭倒了下去，趁着众人愣神之际，邵思萍趁一跃而起，跳到桌子上，突然攻向楚宫潺，为了这一招，邵思萍铺垫了半天，这一下，出乎了敌人的预料，周围的人没有及时拦截，邵思萍心中一喜，用尽全力劈向楚宫潺，这一刀气势如虹，如流星坠落般，只要拿住楚宫潺，他和顾若溪就能保住性命，这才是他动手一开始就制定的计划。

此时，函广术右手握住了剑柄，却不出剑，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楚宫潺嘴角露出一丝嘲讽，也不知道从哪拔出一柄细剑，随手就刺向邵思萍的面门，这一剑平平无奇，偏偏就是快，竟然后发而先至，逼得邵思萍不得不中途撤招，头一歪，避开了这一剑，还未有动作，又是一剑如电光火石般刺向他的胸口，邵思萍面上露出骇然之色，一个翻身，重新回到了包围圈。这时，前方两个敌人的攻势接踵而至，邵思萍身子突然一矮，一个前翻滚，右手以刀作剑，一抬手正好刺入敌人的腋下，那柄斩马刀顿时斩不下去，邵思萍有些顾忌此人，心一横，左手出匕，在此人脖子上勒了下去，同时身上一阵疼痛，右肋和后背分别中了一刀，右边的敌人是个高手，即便是有硬气功护身，这一刀也伤到了他的肋骨，邵思萍深吸了口气，强行忍住，自己先后杀了三名高手，抬头一看，外边又趁机补进来一位，仍是五个人紧紧围着他。邵思萍疼痛之下，反应不禁慢了一筹，左边刚才补进来的敌人一剑刺向他的手臂，逼得他不得不弃了雁翎刀，缩手回来，前面两人这次有了配合，一人攻他下盘，一人攻他上身，邵思

萍没了刀，不敢正面抵挡，此时他与右边敌人离得最近，只好右跨一步，左手匕首接住他的攻势，右手使出小五行擒拿手，拿住那人手腕，左膝上撞，只听得咔嚓一声，那人一声惨叫，肋骨折了好几根，瞬时夺过那人的短刀，一刀割断那人喉咙，同时小腿剧痛，又被砍中一刀，站立不住一个翻滚躲开了接下来的攻击后，邵思萍抹了把腿上的鲜血，硬撑着站起来，再次扑向周围的敌人。

此时，相比于前面的生死搏杀，楚宫潺显得颇为淡定，他两剑逼退邵思萍后就没有再出过手，慢慢喝了口茶后，与旁边的函广术说道："知道这人什么武功路数么？"

函广术答道："此人刀法风格奇诡，并不是目前江湖上的几大名家，应该是那种小门小派吧。另外他的十三太保横练硬气功也有不低的造诣，难怪可以杀了童老二。"

"你猜的不错，这刀法叫做吞雪刀法，是二十年前云南那边一位叫做段无尘的成名刀法，段无尘很少涉足中原武林，十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我本以为早被仇家杀了，没想到竟然收了个徒弟，把刀法传了下来。唉，他同时练习刀法和外功，短期效果很好，长远来看，进展缓慢，最多只能止步一流高手了，童老二还是大意了。"

两人说话之间，邵思萍又杀一人，身上也加了两处新伤，其中一处深可见骨。楚宫潺皱了皱眉，有些不满，哼的一声道："硬气功时刻依靠体内气息流动，动手时间越长，效果越差。这帮废物到现在都没能得手，近几年，他们的日子看来是太过于安逸了。"

函广术嗯了一声，双目隐露寒光，对楚宫潺道："还是我来吧。"

楚宫潺叹了口气，道："今天不是江湖恩怨，不必遵循江湖规矩，去吧。"

函广术低头答应一声，抽出长剑，上前几步，观望起局势。邵思萍这时因为失血，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刀法渐渐散乱，只听得他大喝一声，一回身斩断了一名敌人的膝盖，那人倒在地上站不起来，邵思萍一下子撞了过去，短刀插入了那人的胸口，此时邵思萍招式已老，整个身子伏在地上，函广术眼睛一亮，找到了机会，一下子跳起来，从上向下刺向邵思萍，这一剑行若游龙，去势迅猛，邵思萍看这剑势，心中暗叫"不妙"，来不及站起来，只能向旁边滚了过去，宁可硬接其他人一招，胸口一疼，又中了一刀，鲜血喷涌而出。邵思萍也不管，短刀插进了那人的脚里，听得他惨叫一声，一使劲连忙站了起来，后背听得风声激锐，向右躲避却已经来不及，函广术这一剑用上了内力，一下刺穿邵思萍的右臂，紧接着快速抽出，带出来一连串鲜血，邵思萍的硬气功竟然挡不住这一剑。邵思萍没有忍住，"啊"地一声叫了出来，手上短刀也没握住掉到了地上。函广术没有丝毫停留，又一剑刺向邵思萍的胸口，同时其他人也纷纷攻向他，邵思萍左手朝函广术扔出匕首，逼着他回防，接着来到刚才那人身后，左手抢过他的兵器，将他用力推了出去，其他人均后退躲避，唯有函广术侧身欺近，左手成掌拍到了邵思萍胸口上，邵思萍喉咙一甜，喷出了一口鲜血，向后退去，函广术封住他周身，剑招流水一般施展开来，其余几人也是连连出手，邵思萍左手持刀颇为不便，被逼的连连后退，险象环生，过了几个回合，为了招架函广术，身体露出了破绽，被右边一人一刀砍到了腿上，邵思萍腿一软，又被一人一记重腿踢到了后背，邵思萍顺势前扑，又是一个地躺刀从下向上，闪电般刺入了前面敌人的胸口，前面另外一人使出一个虚招，邵思萍已是强弩之末，没有看出来，向后退却，却被此人一脚踢到了胸口上，邵思萍脚下不稳，跌倒在地，忽然感觉胸口一阵剧痛，被函广术

一脸刺穿了胸口，邵思萍再也站不起身，又是一大口血吐了出来，这时，邵思萍身上中了至少八九处刀剑，受得拳脚重伤也有三四处，已经成了一个血人，躺在地上浑身抽搐着。

楚宫潺看着这满屋子的鲜血和厮杀的惨状，手一拍，守着楼梯口那几个人上来了，楚宫潺吩咐道："清理一下，活着的一人五百两，找最好的大夫，死了的一人一千两，厚葬。"

说完，楚宫潺走到邵思萍面前，说道："邵兄可还有什么说法么？"

邵思萍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之际，一说话，又"哇"地一下吐了口血，惨笑道："死我一个够了，让她走吧"

楚宫潺回头看了看被死死按住的顾若溪，摇了摇头道："抱歉，我不能让她走。"

邵思萍喘息着道："用秦可迟换她。"

楚宫潺明显有些惊讶，哼了一声："你知道的倒不少，可迟在哪？"

邵思萍摇了摇头，并不回答。

楚宫潺又回头看了眼，点了点头，道："好，我答应你，顾姑娘可以活，但必须离开金陵。我说话算数，你可以说了"。

邵思萍艰难地道："就在顾姑娘家的闺房里。"

"好，邵兄可还有什么遗愿么？"

邵思萍转过头，看向顾若溪，努力挤出笑容，用尽余力喊道："邵某此生能够遇到顾姑娘，也是邵某福分，可惜姑娘真名今生是无缘得知了，以后还请顾姑娘多多珍重！"说到后面几个字的时候，邵思萍已是连连咳嗽，不住地的吐血，说不出话来。

顾若溪哭的已经不成形，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拼命挣扎却被死死的按住，满手鲜血横流也不管，痴痴地看着邵思萍，拼了命的喊叫，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听的人心都碎了。

邵思萍此际心头空明，看着顾若溪崩溃的样子，思绪纷飞，不禁想到了几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一个女子对着他失声痛哭，他却没有任何勇气带她离开，这辈子他有许多遗憾，他想最后他也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邵思萍将刀抱在怀里，这是唯一一件一直陪伴他的东西，嘴角流出乌血，躺在地上死去。

楚宫潺看着邵思萍的尸体，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吞雪刀就此失传了。"

尾声一

三个月后，京城出现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案子，东林党的中流砥柱，刑部员外郎孙启相在纳妾的当晚被人用刀割断了脖子，赤身裸体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小妾则下落不明，只有屋里的桌子上平铺着一帕手绢，上面用鲜血写着两行字：秋风吹得游园梦，亦恨平生亦恨情。

半年后，已是草长莺飞之际，商州城外墓区里的野草不负众望的破土而出，将大地染成了青绿，春风吹过，柳枝随之摆动，划过角落里的一座新冢，冢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邵君思萍"几个字，左下角刻着一行小字："温青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尾声二

邵思萍到金陵城的一个月前，陕西商州城的县衙后院内，一个约摸三四岁的孩童，身着翠绿对襟短衫，唇红齿白，长得甚是讨喜，正在围着院子里的一棵柚子树奔跑嬉闹着，旁边不远处坐着一位俏丽少妇，看模样不过二十三四的年纪，眉目清秀，身上隐然有一股书卷气，一脸溺爱的看着那个孩童，这时，一位年纪稍大点的妇人，快步进来，走到她身边，恭敬地施了一礼道："夫人，外面陈湖求见！"那少妇一听，顿时喜道："原来是陈二哥，去，快快有请！"

不一会儿功夫，仆妇引着一位身穿差役服装的年轻汉子走了进来，那夫人忙站起身来，冲着年轻汉子施了一礼，柔声说道："陈二哥，许久不见了，近来一切可好？"

陈湖赶紧回了一礼，恭声道："多谢夫人问候，小人一切都好，近几日听说夫人回娘家小住几日，特来向夫人问好。"

那夫人听他说话又是如此客气，不禁无奈道："二哥，你是玉秋一起长大的朋友，不必每次都拘泥于礼数。"

陈湖又躬身行了一礼，答道："小人不敢，夫人未出阁之时，自然不需要太多礼数，现在夫人已经贵为四品诰命夫人，小人万万不能失了礼数，以免惹人非议。"

宋玉秋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转开了话题："二哥，今天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情么？"

陈湖道："也没有什么事，只是听宋大人提起夫人回来之事，想起往日情分，忍不住过来与夫人说几句话，"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缓缓说道："也顺便替邵大哥问个好。"

宋玉秋听完，脸上露出一丝复杂之色，片刻后，转身对身旁的奶娘吩咐道："霖儿玩了那么久，身上都脏了，烦请奶娘带他回屋里洗洗，帮他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可别着凉了！另外，我从京城带回来几包点心，你一会儿也拿出来，那是我带给陈二哥的。"

那奶娘答应一声，走到那个孩童身旁，说了几句话，拉着他进屋里去了。宋玉秋等他们走进屋里，张口问道："邵大哥，…，他最近可还好？"

陈湖听了脸色不太自然，犹豫了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宋玉秋，说道："两个月前，大哥向令尊辞了官职，前段时间找到我说，他要去金陵城做一件事情，然后给了我这封信，让我有机会务必交给你。大哥说，他想要对你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宋玉秋声音里有一丝焦急："他要去金陵干什么？怎么连差事都不要了？"

"大哥不肯说，我也不知道。"

宋玉秋叹了口气，接过了信，拆开来看，只见信里只画着一幅画，一个黄衣少女，撑了把伞站在门口，笑吟吟的看着院子里一位双手抱刀的青年，那青年十七八岁，脸上犹带一丝稚气，同样含笑相望。

宋玉秋脸上陡然生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悲色，呆呆的站在那里不知多久。忽然，秋风拂起，天上一行大雁飞过，几声雁鸣响遏行云，她抬起头来，仿佛看到了那个倔强的身影。

(本书完)

1. 就是这样了，就让顾若溪活下去吧，虽然本来是安排其自杀的，可是现在就留给她，也留给我一点希望吧。
2. 邵思萍这个名字本不太符合这个人物，可是我却喜爱这个名字，也就硬着头皮给这个人物了。
3. 篇中诗词除了温庭钧那一首外，均是本人杜撰，或遵循格律，或随意而写，只图一笑。